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十二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第三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
弟祖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直閣之靈
哀哀吾兄少長相依拊育教誨義兼父師山摧石壓
杳無端倪丹旒翩翩日月有時四海師友慟哭於斯
哀哀吾兄知乎不知貴賤貧富壽夭得喪皆不可得
而期亦不可得而私徬徨顧瞻復將何爲唯有萬事
悉屏反築于茲朝夕乎几筵之側往來乎松楸之蹊
以盡此情以寫此悲苟朝暮即死稍有以見吾兄於
地下不幸而苟活亦少有以慰吾兄九原之思英靈
在天此心不欺凡我同門其聽此辭補其闕遺無使
顛隳哀哀吾兄今將曷歸尚饗

曾知縣德寬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戊戌朔表弟承務郎知
平江府長洲縣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運河隄岸曾
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提宮大著直閣
郎中表兄呂公之靈嗚呼士之生於斯世苟有貴賤
之殊匹匪絕類而離倫世與祖安於氣習彼藜藿之

癯儒兮雅棲身於圭華矧坐思而行吟兮玩微言於
方冊及一旦奮於青雲之上兮則脫塵埃而謝山澤
若夫蟬聯之胄兮世襲耀于簪纓蓋鴆毒於宴安兮
肆食肥而衣輕乃衣帶於常布兮思卿雲而擬倫探
游夏之淵源兮苦潛心於典墳罔不貫穿厭飫兮咀
其華而擷其英自非間世而生兮爲吾道之權衡作
主盟於善類兮大振起於斯文則彼之茂實英聲又
安能如是之飛騰嗚呼東萊其斯人歟期不負於所
學兮致吾君於唐虞一俯拾魏科片言隻字士皆傳以
爲楷模兮茲亦公之緒餘暨教育於河汾兮爭負笈
而奔趨一凡策名天陛斬然見頭角兮誰非經承指授
樞衣趨隅之徒道旣峻而德穹兮膺冕旒之東知游
東觀而石渠兮捨公居而誰宜擢論著於祕庭兮紬
金匱而覃思當是時也搢紳先生兮莫不傾耳而聽
咸謂天將究公之設施兮其或在於斯俄微疴之朝
奏兮力丐閑而暮歸猶翼日收藥石之效兮享康寧
以龐眉何子鵬之飛來兮遽中道而奪之嗚呼衰哉
生必有死兮如夜旦之推移公之云亡兮在吾黨為
可悲山頽梁壞兮哲人其萎昇公以生知之資兮而
特嗇其壽賦公以經綸之學兮而不與其時而使夫

識與不識兮徒道路之嗟咨福善禍淫之理不可測
兮問諸天而可知臬親居中表義均良師幼而學兮
幸朝夕之瞻依長而仕兮動歲時之闊離公之愛我
兮每手筆以箴規顧何以報公兮唯書紳而佩章方
訃音之遠來兮蓋失箸而驚疑洎消息之真傳兮不
知涕泗之交頤嗚呼粹夷之容兮如在目前琢磨之
訓兮猶在吾耳千古之不可見兮其道則存九原之
不可作兮此別長已生芻之微兮姑寓夫哀挽之靈
骹骹不文兮烏足以形容德行之懿尚惟公之有知
冀英靈之不昧尚饗

范縣丞伯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二月辛丑朔從政郎南劍

州元溪縣丞范念德謹遣介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近故提宮直閣大著呂兄之靈嗚呼有命自天理

一以全既勤於欲罔或不遷惟公之生氣直渾厚湛

然欲切莫我誘精明外發純粹內融篤敬勵行克

勤窮幽微千古簡籍所記探賸鉤隱涵養習次宏

遠無涯刪繁剔穢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

及人風動遐遐青子衿不遠千里負

舉遂因村社為得

成厥志鳴鶴在陰聲聞于天子子命召蘭省詳延意
期大用遽以疾聞卷而懷之林泉載離寒暑日
臻樂喜如何不淑奄忽川逝哲人天萎舉國殄瘁嗚
呼哀哉命也已矣俗薄道喪無志茲時公與朱張鼎
立扶持既悼漢廣公復繼之後學俛俛將焉疇依念
德夙昔登門與聞緒論音塵隔闊日益以遠高山仰
止未幾再見誰謂參辰莫克遂願聞訃伊邇職守拘
縻慟哭寢門遠莫致之潢汗一奠侑以斐詞臨風告
哀神其格思尚饗

呂仲平等

戴在伯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學生呂孝祥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
呼人生在三師教居一天地肇判斯義已立學必有
師傳道實難憂登履之差流于異端先生之學蓋審其
是泝而求之有源有委天資純明又生德門中原文
獻生長見聞過江諸賢或仕或隱升其堂奧悉扣所
蘊退而講學歷搢窮探天人精祕事物本原幽無不
燭細無不察道雖深造常若未達德成行尊乃淑諸
人始于一鄉善誘循循聲聞四方學者雲集難疑答
問樞文造之至所具有以厚薄材有短長漸摩訓迪愚明柔

強匪唯學徒潛悟默警凡過明庭心肅氣屏育材之
樂若將終身出以行志仕非為貧小試于朝儒宮學
館職思其憂靡擇繁簡志則未遂疾疢乘之時論嗟
惜扁舟東歸掃軌杜門與世疎闊左詩右書研究顛
末人或言敝精勞心孰知其志欲詔來今嗚呼山
林鍾鼎卒亦非我寂寞澹泊云胡不可謂將歸休著
書立言庶俾後學可披本根如何昊天亦奪此志絕
筆太初大事是記貌是諸生受教實深施等丘山報
未豪分豈謂一朝終天永訣相顧悲摧清淚成血音
容未遠儼如在堂矢心以辭敬薦此觴誨言在耳實
同佩服尚期它年師門不辱尚饗

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呂
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一月二十七日
庚午學生呂孝祥等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
呼哀哉天下之善殊塗同歸不有達人孰知其倪有
事于大不精於思脫略牴牾悟道烏乎資有研于微或
流於私蔽於不通終身不知較是二昔其是其非惟
吾先生罔偏於斯體大無倫莫測其涯精思無間不
見其疵視古作者并包無遺步武之寬不失其馳心

之所立恢張其基力之所及罔虧毫釐過密暉曜
帖無危匪矜匪盈以虛自持施之於人不驚不疑有
叩于我傾倒吾庖青燈夜話伶騶顛披弟子進言毋
傷于辭曰我樂此不知其疲凡是惓惓匪云有它廣
淑諸人不私於己人或可言莫之敢鄙補苴芟夷俯
就其器觀望有成何啻於子父之於子曷云其已先
生於人厥功大矣嗟嗟此理自古而然先生之死我
又何言言兮於耳行兮於心昔也升堂每見其人今
也則亡傷如之何悠悠蒼天負恨何多嗚呼哀哉尚
饗

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七月初一日己巳朔二十九
日丁酉學生呂孝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共敬祭于故
先生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小祥
奄至夫源深者澤遠德厚者流光去德人兮未久道
若闡而日彰曾日月之幾何乃於人而遽忘如百尋
之巨木生巍莪之高岡飽風霜以自固抱純和而不
傷忽一旦之暴折且膏流而液泮縱斧斤之相尋及
於人而固廣幸吾黨之及此況摳衣而升堂旣歲月
之未久沃清酌於煩腸忽後日之有感自昔時之激

昂發舊聞於新知知在在人而未亡昔先生之深慨望
良朋兮不生慕子產之自咎謝申徒而有明雖夕死
之可矣言不改於尋常推孔明之用心歎人知之未
嘗念夫人之進德思已過之不遑彼死生之雖大在
所守之彌剛痛音容而逾遠味其言而愈長諒有志
而於此豈存亡而變更顧以今而念昔得不於心而
悲愴想神兮尚存庶來歆於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高元晦等

洪求
仲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某朔某日學生高觀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東萊先生之靈嗚呼百世一

賢有若此肩聖宋郵隆將二百年吾道未窮公生其
間擯排異端研究大學志慕前修手接後覺行世仰
止文世師之晚進俛俛如客得歸彼怪於文鏤鐫出
竒公文渾然不事剗剖彼險於行內阻外夷公行粹
然表裏不欺天以全德畀付我公無一點疵由初迄
終公之純誠自頂至踵一豪之僞未去猶恐公之嗜
學雖病猶篤屈指歷數唯公也獨分教嚴陵言采其
芹士子四來匪直嚴人鳴道上庠諸儒霧集得公片
言楮藏十襲校書天祿兼官南宮人爲公榮公無矜
容 鑑之編選遴擇精明明天子錫時嘉名大事之

記 亦有委匪襲馬遷曰續左氏公所傳蓄百不施
一其蓄河江其出涓滴局云其萎憊遺則弗其等賦
性顛蒙瞶瞶莫開荷公提耳螿以驚雷戴德莫酬拊
心求哀凡今之人賤日貴耳後百千年公愈尊矣家
有公文人誦公德麗澤之名終天不沒豈若湛葦草
亡木卒昔拜而問今拜而哭泫然心盡如刃之觸尚
饗

江必東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學
生江注盧琰吳儀鳳王抑方自牧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呼先生之於學者
其道如春陽之及萬物方欣欣以嚮榮亦氛氳而吐
芬蓋將歛其華而苞其實以爲斯世之用也夫何不
仁一旦而奪之哉嗚呼其莫我祐矣夫斯文其將遂
喪矣兮何其禍之至于此極也且道之不明有自來
矣高者激亢而不入於事宜下者抑詭而不臻於理
義是以一身未知其端則固無淑人之功日用莫得
其要則豈有濟世之理惟先生生而醇和不爲過人
之名學而粹美實有可施之效發之中而上下無不
該置之平而小大靡不盡故教人而人易從感人而

人易信及其臨宜制變則毅然有不可犯之威當可
而動則奮然有莫可易之節測之而益深迫之而益
裕者此則人所不可及也斯誠當代之真儒有國之
王佐矣人之望於先生者何如哉今進未能極其施
退未能形諸言俄焉至此豈天之不欲生斯人也邪
嗚呼爲諸生者宜如何哉注等被先生之教既久及
聞訃音力不能預於易箒矣奔走道途寃訴無所撫極
而號陳辭以誄嗚呼尚饗

鄭唐卿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三日明道直 禮部

東萊呂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來蘇鄉前一日甲戌
是鄉受教之士鄭良臣逸登發王綸乃陳清酌庶羞
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先生之靈嗚呼謂天生先
生其無意耶則光明碩大之德卓犖宏偉之材天下
以爲宗主朝廷以爲國器謂天生先生其必有意耶
則予之以生知之質而壽不究於中年賦之以開濟
之業而志不施於萬一是則蒼蒼者固不可詰而盛
衰消長之理先生平日之所素達而學士大夫於焉
痛惜者蓋斯文將喪而民之無祿也先生之學道統
正傳精粗本末渾然大全發明經旨默契昔賢諸老

先生咸謂莫先生之
追大雅二典三謨肯隨
班馬垂光簡編燦如星
不當代一人孰繼其下
先生
教人化如時雨務在躬
行匪專章句有來媚學
隨扣
即吐高明矜飭愚柔警
悟先生在朝匪躬盡瘁
憂君
憂國位則有制申許勲
業青蠶盡繼帝將用焉
風淫
為崇嗚呼先生平生曷
其沒矣木壞山頽見無
日矣
後生小子將安述矣愁
遺之嘆誰其卹矣良且
等于
今四世膺門獲登惟二三
之小子實教誨之大恩
奄
一夕而莫追痛涕泗之
橫零遽轎車之夙駕想
英靈
以如生阮君之履增千
載之令名虎谿之水流
多士
之哭聲幸松楸之焉依
尚築室以躬耕誓子孫
之相
傳以毋替乎厥心尚饗

鞏叔子 鞏仲 至 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
門人鞏峴同弟豐嶸謹用香幣清酌之奠昭告于明
道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吁嗟先生問學之粹允蹈古
先源委洞澈聿觀厥全挺然山立續已斷絃世無孔
顏孰知其賢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
夷開闔縱閉握其樞機世無韓杜孰窺其涯先生之
識之才之美傳經之餘大志未廣記始筆于周具著論

紀世無子長孰迹其軌先生之書本詔後覺彼姝者
子牢絨固鑰室邇人遐終藉糟粕世無侯芭孰抱其
璞兼是衆有靡矜寸長如玉在擯抑鬱韞藏發於持
蒲道則大光帝曰以來國之貞良再入東觀轉對文
石造膝陳謨古之遺直將昌其言以厲百辟豈伊郎
潛無府是職志未克究末疾附體善類所期勿藥有
喜廢卧里閭乃謝當世培溉松菊日有幽致嗚呼哀
哉七月癸卯人之憫凶天不可問遽殞宗工疾不嘖
呻曾不斂容樂天知命恬以正終吁嗟先生道有隱
顯茹古涵今隨寓則見其在東南戶外履滿授業于
門分魯之半封殖後學如苗之秧爲洗蒙蔽觀我堵
墻自昔聖賢未有不亡後得所付庸復何傷季氏孝
友尚克繼之言念先業警戒自持經紀寔事罔稽于
時哀稱其服行路所悲矧惟峴等幼侍几舄飲食教
誨愛鈞子姪父師之義有死無易庶幾夙夜毋墜所
獲明招南麓先壟是祔野牧山樵知敬此墓霜風淒
淒丹旒斯舉悲來填膺涕泗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丁少瞻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
學生兩浙轉運司進士丁希亮謹以清酌之奠敢昭

告于近故宮使直閣大著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混百
川而爲一者則見江海包萬類之不齊者始爲天地
在人物而合德迺古今之間氣孔孟之道旣千載湮
沒而不明伊洛之學又一時興起而未備非特與俗
而多迂雖欲救時而莫濟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
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旨隱顯小大之書無所不攬
其粹以是爲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英偉竒傑之士
則與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論正心而
誠意好古慕遠之士則與論制度紀綱尚文茹華之
士則與論言語文字以至隱逸之徒進取之輩莫不
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志解毀方以爲圓
匪持鑿以投柶是故合席而議者不止一事而足負
笈以從者不遠千里而至迺知教育之甚廣容受之
甚大若迂而不切者雖不免季路之疑然明而難掩
者亦何傷武叔之毀譬如泛溪澗以自得固不知浩
渺之表滋雨露以苟生孰能出範圍之外嗚呼旣生
斯人宜有其位方上意之所嚮柰病起於俄忽徒人
望之所歸止年踰於強仕然則盛衰之數果不易知
生死之理竟復何謂所以聞訃之日不問賢愚使默
者發嗟而剛者有淚當善類之失依惟私心而獨慰

孰謂先生之道竟窮我謂先生之道未墜昔元齡魏徵所以佐成貞觀之治者雖未足道凡平日往來講貫於河汾者豈無所自雖前後之事不同而公平之議有是何悼古以傷今可長吁而太喟希亮登門雖後辱教無媿自高之失則戒之以謙下自喜之過則勉之以韜晦從斯言之一發爲終身之所佩念遺墨之尚新忍終天而永棄竟使夫三月之約而變以一觴之酌攀號莫及意失心悸尚饗

趙提刑景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門

一兩祭文二

十三

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聖門榛蕪踰千百年爰自伊洛道學始傳士識所宗斗柄揭天唱高和希幾若墜淵先生後來拱手直前獨抱遺書潛幽極研號於四方與相周旋曰吾此心可爲聖賢惟聖覺知居民之先有隆有汙有醜有妍裁之使中不倚一偏四方朋來猶蟻趨羶贊之仰之慕其高堅少施緒餘科第聯翩學博詞宏春容大篇寘之成均譽流塞川道家蓬萊選稱列僊尚書郎曹應于星躔英才盍簪往造其聯汗之簡青

握之蘭荃帝念斯文浩若雲煙略穢集清使以類編
書成歎嘉寵褒亦專譬彼鷗鵬謂當騰鶩紫樞黃閣
萬類陶甄否則法從翰苑經筵胡諗以疾去國莫牽
華閣真祠壽弗少延豈道之窮而命之遭善人云亡
相視涕連燁昔從公成章斐然泥彼糟粕以求蹄筌
微發其覆奚覩大全一別範模歲月屢遷大江之東
憲綬拘纏計來莫奔省躬有愆千里致哀肅此豆籩
師資之義敢不勉旃尚其遺誨服膺拳拳靈兮有知
鑒此誠虔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邵元通

祭文二

十四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門
人邵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直閣郎中先生
呂公之靈嗚呼道貫古今必有其傳其傳實難繫自
于天大責攸付抱負罔偏行存乎人即賢傳賢其統
至一出處後先爰及我公生固挺然家世典刑有委
有源上考大統匪間歲年師友見聞展轉究斫不敢
自巳久而益堅謂道之大包涵無外百聖所關必有
其會萬世所存是倚是賴循環既往爭盟為最木鐸
音息異端肆害義利殊轍治道益戾正邪之差消長
否泰桔槔誇功膏澤不需珍美為常稻粱乃糲公

明之毫釐不貸大本之彰付網於網性命之微精一
混茫六藝之奧手調宮商諸子百家亦總其長歷代
之紀變化興亡皇朝治體列后垂光剛柔斟酌闔闢
弛張公悉淹貫渾渾洋洋由迹會心中于四旁當代
著龜有卜必償金華叢爾摠衣駢累公闡其祕的示
要旨在荆棘中坦途方軌昨蕪今夷本亡彼此道廣
求衆四方至止應如撞鍾虛實自揣大如鑪鞴陶仁
於鄙委曲成就落華絢綺士無智愚淺深溱洧昔慨
聚散忽隔生死公心常虛接物固拘名塞天壤冲烏
靡居効已嚴切外恕以舒根諸篤實聞風自孚凡進

而見退各自娛今其亡矣誰則不吁公之燕間天樂
于于無忿可懲復智於愚是壽考原戕賊則無疾胡
攻之而乃遽徂惟公之位從容一致其居芸閣校讐
盡瘁德容在朝物物春意言之温温實博其利迨天
子知斯疾已崇歸來拂榻初志或遂於名教功厥報
宜備祿之攸萃豐也何愧匪豐而薄袖手不試是亦
弗享云胡不喟自公之歸愈窮希微雖不諄告大義
孔淮長編巨秩成我矩規要功悠遠意固可知十纜
一二胡公遽遺公處死生晝夜自移全而歸之曾何
增虧後學何望吾道孰尸公堂忍升公書忍披嗚呼

痛哉言與淚離嗟我春魯寂寥聞曙東書四方歷于
荆楚堂堂南軒設教彼土亦殿函丈沐以膏雨歸來
見公幸哉無拒辭色降接親訪逆旅已而兼收列第
子位欲濟其偏亦謂可語惜也貧累匏繫旁午聽
教雖希檢身是主忽哭南軒湘江淚痕所可自慰幸
公猶有期諸終身畢志公門事乃至斯反覆究論譬
彼巨木幾年本根蔭庇延茂蟠卧蜿蜿一旦摧折雪霜
歲寒於亡念有秋風雲昏回思拜公二十寒暄其間
可恨欲吐還吞天之盈縮生豈無屬公之至獨髮髯
可卜澤兮及民豈曰不欲病孰使之此理公熟書復
斷章憾豈竟蓄公之儀刑儼然在日日月經天不
泯其矚所以不泯誨昔猶續庶幾黽勉公門不_停祭
以告哀哀餘不哭尚享

吳縣丞季益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八日辛卯學
生從政郎平江府吳縣丞吳友聞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大著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賢
不徒生天必有意將大振於斯文以均福於善類故
鍾以至粹之質而遂其欲為之志何天於公厥理或
異既厚其資復培其基度量江河之渾渾德名山嶽

之巍巍志剛健而不息善聞見而弗違斥異端邪說
之害正惟往行前言之是師趣不局於卑近學必究
其指要採撫群史而會其體統研窮六藝而闡其幽
奧涵泳道義雖簞食陋巷不能改其樂雍容進退雖
榮名貴勢不以易其操凡見諸踐履之實默蘊乎經
綸之妙後生自賢正學不傳樂於善誘隨其所偏發
聖緼之精粹示古人之純全吾道賴以主盟澆習為
之變遷入官學官為師儒式進典史事直褒貶筆崇
論竝議長慮遠識群公碩德就問解惑上方待其獻
替衆正望其設施忽疾疢之交攻幸氣體之未衰庶

志行而道伸迺梁壞而山頽則世所以生斯賢者意
果何在而天所以厚其資者事何可期仰蒼天之致
詰曾冥冥而莫知嗚呼哀哉公竟已矣百聖之祕孰
發其旨群籍之訛孰訂其是正本大原孰會其紀晚
進後出孰提其耳斯文將何所屬善類將何所後嗚
呼哀哉公竟已矣友聞執經歲久聞教日新顧鄙夫
之空空佩誨語之諄諄思振衣而卒業迫奉檄而為
親違謦欬而未幾修訃音之駭聞嗚天年而弗予何
造物之不仁屬蒞官之有守悵哭極以無因惟隕淚
以如寫豈緘詞之可云尚饗

杜伯高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杜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道出於天匪人孰尸人傳斯道天顧柅之昔孔聖之有作惟顏淵其與徒睠彼命之不脩亦惟天之喪予蓋斯人之既亡而一貫之道始屬於參乎參之所傳由彼暨軻中庸仁義流為一波自軻之死孰探其原豈無諸儒攻析鑽研或攫其粗而據其偏顧所擇之未精則亦莫與於斯傳惟皇我宋道盛生賢瞻彼洛矣斯文蔚然興起未幾而復墜顛是非紛綸莫或控綦其勝復盛衰雖出於人而或者其天也後生晚出孰師孰承各守其迷而銜其能至是而先生之輩興焉先生資質渾龐瑰偉譬彼良玉德具衆美問其師友窮極淵源問其世家儒風百年六經之旨有顯有微先生究之刃解斧斯百家之書或正或竒先生總之錄瑜棄珉三綱之懿庶物之情大無不察小無不明操履之醇文章之粹厥實既充厥華自肆蓋凡往哲絕傳之道前輩僅存之學絲絲延延厄塞而不通者皆有以咀其英華而涉其浩博矣嬰疾而歸三年于茲幸節宣之調適而光明之緝熙將挹諸

儒之說以折六經之同異撮群史之要以存百代之興衰皆斯道之所繫而將來之所資悵規圖之未就歛星隕而山隕嗚呼謂天愛道先生曷生亦既克生胡齏其齡自昔聖賢身雖泯滅而傳授之有人則其亡也未始不存今先生學方至道而從遊者蓋鮮及門忽焉長逝其學與身俱往將何自以追尋豈不惜哉豈不痛哉嗚呼死生興廢惟命與時豈敢怒天生有知尚饗

石教授應之

維淳熙八年某月某日門人迪功郎新無為軍軍學

教授石宗昭謹以清內毒羞祭于直閣郎中先生之靈不肖無狀得附在弟子之列八年于茲墮於氣習之偏局於聞見之近沒溺於習染之舊負先生之教益多唯是宗昭昔者從事於場屋自應覓官之外無它志念晚從四方之師游一時見聞稍稍變易而氣薄不任已竊有自喜之心向非先生哀其愚而拯之察其可教而辨之明誨之詳也則石火電光安知其不自以為是管見蠡測安知其不自以為是邪自今觀之無能改於其舊而自知其不才久而益明委心於師友之間久而益信由是而往以天下之身受天

下之教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敢忘也今年夏拜先生於家越四十有八日而後別所以剝落擯挫者益厲使知其中之實無有而凡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賴所以獎勸扶掖之者益切使知天下之義理雖無窮而屏浮就實循序歷階則自可以漸而至所以提挈而益勵之者益遠使知古人之所以見於世大氏度越倫等不沒於凡近而吾之規摹已陋步武已狹則安能相望於庶幾若是者慊慊乎其有加亶亶乎其不倦至於肯綮之會盤錯之所蓋有愚鈍之所未喻意解之所不及者矣而先生反覆開諭旁通而曲引連日夜之不休苟不至於理順水釋則先生之意固未慊也嗚呼我生獨何幸而得此哉此而自棄是真非人類矣秋冬之交將束書以繼請而是月子約書來先生又賜之手札曰冬初歸越必踐見過之約索居殊鮮漸磨之益日以爲望也後六七日而先生之訃遂至嗚呼其言然邪向者之別期以數月而遂終此天邪六七日而前之書墨猶未乾而遽至于大故邪然嘗自念比歲以來世之先生長者零落殆盡况吾先生取數已多造物者肯以見捨乎獨謂病廢之後已無預於斯世矣勉藥強飯

聊以不死耳若是而延之數年豈不可得而亦竟奪之是獨何哉茲豈非學者之不幸歟諸生之淺薄固當得此歟如宗昭之不肖無狀亦將終是而止歟嗚呼凡先生之所欲教而未及宗昭之所願學而未遂者繼自今皆已矣如此尚何言哉雖然以先生之在亡爲勤惰而無得於己取辦於師門而不公天下而往求焉亦非先生之所教也是則不敢不勉矣一奠見誠且以敘育中之所欲言心緒憤憤不復文理惟先生鑒之尚饗

俞司戶德載

祭文二

二十一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先生呂公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月二十八日辛未門人迪功郎新太平州司戶參軍俞厚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自周失其政魯失其師大本浸遠小道爭馳智士仁人莫知所爲才高識短學博志卑秦漢以下智數之持間有作者舉世非疑關洛程張千載一時大周天地細窮毫釐溥博淵泉時措之宜日月方升雨雪其滂我思古人禹迹茫茫在溫之溪在衡之陽在江之東在闕之傍六七君子邦家之光於是先生晦明溫良追配前休九疇三綱江

含海育密知自強乾健巽風決運其常人謂先生自
明日用尚隔民事難喜康共誰知先生行獨乎衆權
衡萬物小大輕重舉切吾體痒痲疾痛由魯之道反
周之政遯世不知亦安之命起之師儒登之蓬瀛將
復大雅鴻漸于征天子曰嘉以德斯世僉曰宜哉忽
以病廢猶力自扶歸淑其徒大明王道以究厥初乾
之初九復之六二春秋不作大事有記嗚呼三四年
間氣脉頓薄海內師友相繼殞落環視仰瞻孰嗣其
傳痛之至者言不能宣尚饗

陳司戶膚仲

淳熙八年十一月三日乙亥葬我東萊先生明道直
閣禮部呂公前三日壬申是為十月之晦門人迪功
郎陳孔碩哭奠於柩前而告以文曰嗚呼伊哲人之
去亡兮吾將誰尤將尤乎天天茫乎其不可以問而
求也將尤乎人人亦何辜而罹此閔憂也抑吾道之
當厄其世運之未休也不然溫乎之春何一變而為
淒然之秋也先生之學積於成已而見於成物故措
諸身而甚安施諸人而無拂先生之識致詳於其粗
而超詣於其精故委曲乎洒掃進退而昭灼乎鬼神
死生先生之理義不遺於其小而不能訾於其大故能

充宇宙而無所歉入芒忽而無所礙先生之術業淵源於古而參稽於今故能遠按千歲之意而近愜斯人之心覲其容莊而舒可親而不可踈聽其言約而公可繹而不可窮置思慮於平夷不偏倚于一曲彼狂獍其來即亦海涵而春育嗚呼今其已矣孔碩枵然無有最後登門先生胡取尤我惓惓始與我之太過方跬步而欲前俄責我之太重覺措足其實難以先生重厚之質尚時有不足之歎如孔碩之頑然而薄其何以疇先生之言尚同志之推挽不負公於九泉嗚呼尚饗

王 子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三月辛未朔二十有一日辛卯學生持服王遇謹以香茶酒果致祭于大著郎中直閣呂公先生之靈嗚呼孔子孟既遠諸儒說鈴荀楊未醇誰其善嗚聖學不傳千載晦冥粵有程子自任以興抽發秘奧昭若日星斯文在是學者宗盟厥後傳聞微失其真恍惚險恠蕩而無徵出入異端是非相乘先生病之苦思潛精友一二公講學辨明搜剔指要訛言是懲知聖可學非由躡升猗歟大哉有功於程上迨洙泗脉絡相承一世觀瞻以為重輕夫何

凶問遽及柴荆嗚呼哀哉載惟先生二五之會渾然
天成不事矯揉左規右繩人所難克如水東傾人所
忽易如器執盈德量海納神宇淵停陽春之和高秋
之清允矣君子真哉其人天不憖遺奄忽徂征人無
智愚痛恨失聲未惟小子師門夙登方在荼毒義激
襟靈為位而哭豈其私情聊陳薄奠以薦微誠尚饗

邵主簿德醇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五月甲子朔十五日戊寅學
生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邵朴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虔告于故宮使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

祭文二

共四

宋

賢者也世每患於不數幸間時而一生蚩蚩之眈得
無望於先覺負戴紛如迷塗境墮而遽奪之指南豈
造物者之不仁而為此天極也哉昔者天下之既嘗
以言利而稔毒羣蚍蛆以甘帶戰觸蠻於兩角揭仁
義而起頽風必有君子之正學孔氏以來百喙爭鳴
傳之得其宗而粹然不駁邪說以息詖行以詎人心
以正蓋其道不止於私淑千載而下聖道晦蝕借玉
起而啓玄鑰德人孔嘉發其源於伊洛嗚呼我公之
生負浩博正大之氣繇高明卓犖之識仁以為己任
挺挺獨紹於前作其在闈門雍雍穆穆道行衽席內

外輯睦其在鄉閭恂恂粥粥徐行折枝遜順彌篤其在黨庠不猛而肅致知格物鳶魚飛躍其在館閣是正實錄筆端江海洧流潘陸其在禮官謹司其局若緩而切從周郁郁其志存乎朝廷輾轉不忘於寤行忠誠懇惻而惓惓若不足蓋其中皆格君之事業而見諸外者特太倉之一粟嗚呼世態漓矣人哆其華公守其樸人欺其明公謹其獨彼挾才銜智徒溺心於一偏一曲以經權爲異趣謂吾儒守正則優而應變則局不知智者行其所無事何啻數計而龜卜才全而德不形應羣響於虛谷故公之學以正心誠意爲根本陋計功謀利之習而泊然無欲置筌篚視聽言動之微其誰望於高躅固爲己之當然初何意於矯俗瑩乎白璧之無瑕湛若秋波之澄綠挿日觀而眇八荒架脩梁而持厦屋以公之有志於斯世而天豈能無志於公胡爲發吾徒之私哭也地道上行經緯禮樂鳳鳴岐陽蓬艾咿喔位猶不稱其德芻鷺一病之不藥養痾就間可以獨樂顧迺左右經史析微昭惑忍孤此道於不續公之有志概可以見於斯何爲壽不疇其仁痛佳城之埋玉嗟予小子質魯無似自公發醢雞之覆天地之純全若在吾自矣私欲之

難克學力之不充抑不爲無志於江漢之濯廼以漆
雕之未信而從子張之干祿捧檄湘濱疇昔之夜夢
公如平生野服逍遙進而誨之以易卦之復嗚呼我
生無良何以得此於公之精爽而愍此齷齪是猶欲
洗童心之繁而還其旣放之牧虜其生也榮不能朝
夕函丈以究此道之孔卓其死也哀不能躬臨其宀
以痛百夫之莫贖千里傳觴薦非誠於一酋尚庶幾
畏此簡書以無負於公之教育嗚呼公身雖亡猶有
不亡者存痛哉吾徒之冥行而莫燭也伏惟尚饗

李 中甫

祭文二

九六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李知微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
嗚呼有盡之寄天壽同歸無窮之貽日星與垂我觀
逝川靡停斯須砥柱中屹不與逝俱嗟若先生今也
則亡系續聖緒微言孔彰五馬渡江衣冠遂東正獻
之學在紫微公枕膝所傳更爲穎脫極其波瀾斥大
廻闊泛觀博取上下千載如駕駿馬過都歷塊士陋
於學淳全莫窺返關固拒周以棘茨先生關之四達
其戶並指多岐獨表正路伊洛之滋我滌其源脈理
交貫疏爲百川匯爲溟渤鬱鬱爲雲煙散爲雨露彌滿

八埏謂不時用厥用已大謂不時棄翰墨其細爰從
博士細書中祕朝廷之文僅以有遺傳詩三百私淑
諸人曾未脫豪處沒元身嗚呼哀哉卧病在家屋漏
巷窮有來摳衣笑語從容盂飯盤蔬居易待終無傷
於異無損於同胡費於天而天厥躬不愆遺一俾究
聖功嗚呼哀哉知微早登師門見謂靜穎誘掖教誨
垂二十年小大隨扣不扣則默坐運四時頽然莫測
凝塵滿席孤燈斷編有欲者人無欲者天誓言卒業
朝夕往踐書題見命盈幅璀璨云何不淑一逝莫返
緘詞千里聊敘悲惋嗚呼哀哉尚饗

一
卷之二

一
廿七

畫像贊

友人朱

熹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
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
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唯觀之者
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

哀詩

金華陳

良祐

家學相傳久天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勞
史筆追遷左詩編繼鄭毛淵源有如此沾丐及吾曹
講道東陽郡門生數百人從游傾里社忻慕滿朝紳
仕官淹難進聲名爛不泯伯牛有斯疾夫子亦悲辛

南澗翁韓

元吉

青雲塗路本青氈聖學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卧
疾山林今歎我華顛傷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諸生續
舊編斗酒無因相沃酌朔風西望涕潸然

三百下

哀詩

一

集外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

憲文

公侯衮衮世多賢道學淵源見粹然隱几不忘當世
事談經獨得聖人傳春容篇什西崑上焯焯聲名北
斗邊天理難謀人莫贖忍看埋玉向新阡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主管勸農公事邵浩

三相流風遠諸孫氣貌舒有文皆錦繡不琢自璠璣
樂育心無類何言意已摠摠衣多名履四海讀公書
道統傳千載儒風振一時心誠師孔孟業廣慕臯夔
感鳳方興歎書麟尚措辭一朝梁木壞吾黨可勝悲

持服徐

安國

師友曾亡幾南軒足舊聞嚴陵所請益荆渚黯臨分
慟哭情方切招魂志愈勤幡然均地下應與共修文
感涕門闌舊由來豈苟然茶山夢沾法發女拾殘編記
錄書猶在忘言意已傳續燈身必後事先是有同下

魯國唐

李度

多士將安放先生今則亡正宗傳道德餘事見文章遽
作兩楹夢空遺百世芳哲人胡不壽天理竟難量
交友昔嘗與真誠久愈孚公雖推齒序我實仰師模
提耳言猶在終身誓不渝神馳埋玉處慟哭向長途

魯國唐

李淵

方振河汾業云胡不假年斯文今已喪此道後誰傳祕
館藏新史門人緝舊編未明脩短理昂首問蒼天

憶昔精藍舍提撕意頗濃笑談猶在耳趨步遽無蹤
萬里悲風翻中宵寤歲龍百身嗟莫贖涕淚灑寒松

門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趙燁

道統誰傳授源流易失真滔滔皆四海亶亶獨斯人
業履群經粹詞華一世新可嗟天不憐難贖百年身
近接南軒計公今事亦休彫零數耆舊牢落一山丘
吾道將窮矣蒼天可問不雙溪樓下水應共哭聲耳流

門人金華邵

津

德厚感易極學成功未施彼蒼
道在漫今昨人間忽喜悲百年
總理五千古敬豐碑

門人鞏豐

明道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爲文以侑奠所以尊道
德述行藏之意雖略備于詞而悃悞繾綣之私有
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
人莫如豐舊己丑庚寅之歲先生遲次金華分教
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獲稟糧負笈以從如是
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迫於課試月書季攷往
來庠序歲時逝於水陸自是亦寢疏於函丈矣今

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
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
作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六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
依唐人張籍祭吏部昌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
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文之所不
及焉其詩曰

嗚呼呂夫子天姿素顛昂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
看畫眼如月洞照以未詳雲霧養豹質彝尊琢龍章
權鋒裘頭歲躡足流以四方取友半楚越篤志日自強
著眼罽塵上口不堪口否臧堅車遵大路駮轡多王良

筆陣萬人敵嚴嚴亞夫營既壯道愈焯維斗揭太常
朝路閱時變有意夫明昌嗚呼命非耶一病俄殂喪
百年能幾見痛在予衷腸恭惟經濟學日就而月將
便便五經笥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理亂一堪施行
聖伏道絕塞繫我為發明無心著師說獨遜時輩聲
盤礴九雲夢曾次莫與京爐煙對姬孔脫落翰墨場
耳目所纂緝如春之發生退然避時譽歛衽不肯當
居憂寄蕭寺舉俗載其名戶外履常滿攝齊願升堂
樹陰敷書戶靜對書一床是中亦何有乃獨不可量
吾則不爾拒歲寒冰相望嗟豐幼甚愚聖讀初濫觴

先生與之進聞見昔未嘗摳衣莫我舊歲筮今幾更
山林有陳迹尚想曳杖聲精衷無渝泐氣序有翕張
俛仰十數載淹留竟奚成羣趨競場屋意氣無激揚
荏苒去函丈有愧弟子行冊府羅鷺羽尋拜尚書郎
明堂資衆木待公舉脩梁豐時遊庠序門墻邇康莊
偕我二三子振袂時騫翔黃塵烏帽底自覺神觀清
每伺趨局暇進揖班馬香先生為醅酢講貫忘暄涼
于時萃英髦王路均且平蘇醒憂國病斟酌鑒古情
門外有過轍頗怪來往并再歲感末疾長江理歸根
江濱多送客飛蓋驚鳧鷁走實殿衣味食魚必河魴

豈其嗜野蔌而置稌與秬敬願持此心不厭道阻長
及歸供灑埽藥餌常侍妾庶幾秉一炬上接星宿芒
師門謝賓客童穉亦嘆驚唯有舊學徒尚俾承餘光
神閑造冲邈氣定絕慨慷嘯傲羲皇上稅駕無何鄉
今歲二月中豐吳入瀕女城床下拜龐老城隅有幽坊
維時春氣和天宇新霽晴先生呼我俱緩步臨前楹
露菊擢翠羽風篁韻繁箏晝坐欣至夕話盡一再更
誨言比日砭石易知復難忘委曲到肝膈如啜黃昏湯
出門九徘徊三復心遑遑提撕不予弃感切涕泗橫
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尚異疾有間挈領提其綱
敢以學為嬉坐使素業荒哲言當服明訓為衣不為裳
筆著將脫藁後生有憲章家傳人誦之豈但師張程
研精固有造棲遲詎無成嗚呼寢門慟茲禍誰使令
天高不可訐仰視空茫茫枯琴在東壁遺履陳西廂
未續千古淚桂魄三闕盈慨昔身健日浮言多謗傷
黃鐘自䟽越鄭衛徒錚錚事定蓋棺了玄黃閱青箱
堂堂那復見薄奠攄寸誠斯文儻有繼師道其張皇
矢心薦明蠲精爽庶歆饗

壬寅仲秋二十有五日前人徐 暄 哭
東萊先生之墓

缺月踈星夜已闌風淒露重逼人寒郵亭破曉經行
處不似今朝酷臯酸

庚子秋中憶請遠先生溫語扣還期去年葡萄雙溪
路迨似當年失母時

先生墓木已成陰霽月光風何處尋只有遺言常炯
炯誓將白首契初心

四海瞻依一偉人立封業業木森森仰天慟哭悲風
起舉世中和孰嗣音

門人康

文虎

中興以後誰堪數名滿東南震昔賢舊論當時存喘
息微波今日塞天淵承平格力回全盛人物風流繼

往年太息何人知所自此心時復一潸然

國尚有人悲此老天其喪我泣吾曹平生心是知誰
與悵望今人論太高便欲卑心隨故步豈期中路喪
連鰲先生已死吾何望舉眼猶知有鳳毛

門人迪功郎陳

孔碩

北望非吾土南來獨此翁孔顏當日意祀宋百年風
與物陽春闊隨形鏡影空吾儕竟何罪斯道合成窮
語絕香奩壞人非鐵磬存罷官空數日挾策與誰論
丈室塵埃亂層城草木昏寸心無許處號絕向今原

門下士黃

人傑

夫子來天上儒宗第一人
英材歸樂育聖學發沉埋
正路方資闢澆風未及醇
斯文何遽喪詩筆絕生民

先生解詩方及生民
之首章奮然歸真

盛德光華閎高風動九垓
羣英傾斗仰一旦駭山頽
吾道無網細熙朝乏鼎梅
明招涵夜月忍聽曉猿哀
天意高難問胡爲奪巨賢
後生安取正聖道不容傳
感意悲風木傷心慘暮煙
翩翩丹旆去徒有淚潸然
憶昨飄零日徒爲梁父吟
一時辱輕信十里示佳音
方講門人禮蒙嘉國士臨
一朝遽千古難報見知心
萍迹來京闕逾涯辱意隆
劇談銷客氣終月坐春風
豈謂十旬別夏四月十九日別先生至秋七俄成
千歲終哀哉不復見天闊恨無窮

嚴州學生宋

天則

含孕天資粹稽叅學力深躬
純君子行道會聖人心
形見溫於玉持存勁愈金
斯文方有賴蚤作遽聞音
世選仍收第詞科復處優
賢關資善教東觀邁英遊
史筆精刊繫文編極簡搜
家居期間董豈料病無瘳
設心何正大所樂得羣英
文妙雲龍變經談日月明
精補無間斷小大各圓成
長育恩難報攀號自失聲

麗澤南軒聚俱曾辱異知穎蒙初自釋誘掖信吾斯
雖歎行窩寂猶虧築室思祇同三子許學莫能移

金華邵

度

雨化三吳士風行萬古書石渠功不細鳳閣位方虛
梁木何摧地泉臺欲駕輿來觀自燕者頑懦亦歎歎
玉石明曾次風雲在筆端教常先慷慨門不弃蹒跚
籍湜疑培埴房陳似羽翰中興依日月遺象聖王歎
岐嶷稱前輩淵源便老成及門多允說在寢已蒙身
麟筆空遺恨箋詩正用情誰知兩楹夢湖海哭書生
鼻祖雍熙政三傳壽國醫至今稱巨室有子號宗師
白壁埋黃壤朱門罷素絲自今邦君無問政之所矣脊令臨祖道
無計駐靈輶

名士聞風起英聲逐電飛卜鄰譙子至

天授挈家隨伊川先生

閑道洛人依

洛人化伊川教十餘家不用浮屠

共歎斯人疾何心入

揖歸七分書策在

張繹祭伊川云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

七分儀七分之心猶成可推

馬鬣向斜暉

鼓篋膠庠日公方屬外艱摳衣天不遇攻玉理應難

問我好何學逢人察所安由今無拂士孤陋入心酸

門人孟

行古

道學方勤績亨途漸致自才蒼天傾我淚今日喪斯人

弟子羣經富先生一語直
歛揮餘事業何處不書紳
義路資開拓愀然驚莫云
儕自如失夫子獨何傷
往日知駿茂逢人傲子方
哭石心欲折迫立向蒼蒼
行古上公書有駟月之言發於堂
下赴子產也公屢歎以為善用事

門人揚

誠之

德性天然具文章少已工
溥明范太史簡澹小申公
聖學驪珠貫人材水鏡空
膏車輕萬里垂發哭途窮
字量諸公上聲名一世宗
平生無一愧度外有兼容
綆斷一尋井蘿枯百尺松
紛紛湖海士末路更誰從
夕屬蒼生望温然兩玉人
長沙纜賦鵬絕筆遽傷麟
時南軒逝告未幾而公下世
自牖無遺納遭時有未信
萬牛回首處深谷目輪囷

門人孫

應時

慟哭斯文禍蒼茫可問天
百年曾未半千載忍無傳
梁木誰扶厦狂瀾莫障川
吞聲言不忍有淚徹重泉
往歲風雲接重霄日月開
奏篇聞歎息造膝諭圖回
延閣緣優病鋒車又趣來
共惟天子聖殄瘁豈無哀
文獻承家大規撫與世
典刑知任重襟度約時中

六合清淳氣諸儒輔翼功生賢竟何意霜雹霽春風
蟠際涵三極精微破一毫百川滄海受五嶽衆山高退託
初何有聲名肯自豪何人傷日月用力已徒勞
昨歲荊州訃江流恨未平夫平今後學今又哭先生剥
落真如此扶持豈易成河汾遺禮樂誰慰九原情
鏡曲重携杖京都再及門詩書闕梗既耳目竟煩昏
怵悵身何極蹉跎意獨存長途風雨晦十駕蹇追奔

附錄拾遺

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爲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益未艾也先生爲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下名德繼起又爲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竒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率二十有七省試既在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

附錄拾遺

卷之三

聲名震于都城鑰旣忝同登復媿齊率意其爲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敬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學鑰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教爲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季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爲之嘆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乎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盡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如待子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於察著書豈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益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閭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季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橫經受業皆在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亾

既二十有七載是爲開禧之三季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舊居之半爲堂以祠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縉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察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爲屋纔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堂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爲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爲後來講習之地後爲遺書閣以度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闡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義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後而工費

都之禮殿雅樸無華巡鄉黨之詐階等威有度迺消
今日載舉脩梁二輒依六偉之聲用相百夫之役

兒郎偉拋梁東白昔墻隣老子宮門外一株文杏樹
依然猶是魯壇紅

兒郎偉拋梁西麗澤平寬下有蹊嚴光祠下交河水
袞袞同輸不盡溪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擁屋端當年寄傲陶窓下
凜凜清風六月寒

兒郎偉拋梁北屋後參差萬竿竹遺書尊閣在高樓
付與侯芭十年讀

兒郎韋拋梁上神物護持安用牡丹楹刻楠廟多文
未識此堂直可相

兒郎偉拋梁下石砌一堦勤掃灑遠道憧憧日往來
過者猶應先下馬

伏願上梁三後家庭靜吉鄉國平康凡我友朋共持
門四樂天知命視富貴如浮雲蹈矩循規坐兢虔為

席薦庶斯堂之不朽而吾道之尤光常肅齋房永庇
俎豆拜丹青之肖像儼如函丈之前聞金石之餘音

豈計百年之後

祠堂奉安州郡祭文



維嘉定二年歲次己巳十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趙善下帥僚屬郡學諸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東萊先生太史呂公之靈嗚呼聖學之傳惟曾與軻代亦不乏或庇或訛千載而下獨我伊洛洪鐘大鏞更奏迭作中惟世變五六十年其徒喪淪寂寥靡傳南軒俶憫衰然為倡東萊晦菴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與礎切扶偏黜異表裏洞徹於是東萊講學雙溪執經問道士如雲來或涉其瀾或窺其室心傳口授隨各有得既授以口復紀于編流行天下咸宗其言名位弗克匪其所慕困厄窮躓匪其所慮馳騁上下博極群書議論文章皆其緒餘翊經扶教厥功獨偉人亡書存澤流罔既功偉澤流祀乎不冝搢紳學士于其尸之乃即故居復徹而廬象於是設書於是儲惟時名鄉大書深刻先生之德益永無極善下無似假守于茲邦人首祠率屬與俱越郡博士諸生領袖合辭爰靈以詔厥後

祠堂奉安諸生祭文



昔者先生講道雙溪涵泳洙泗沂泂洛伊多士誠服群賢就正師道益尊文教日振帝眷儒宗趣還周

